

第八十七回

鳳仙郡冒天致旱

孫大聖勸善施霖

大道幽深，如何消息，說破鬼神驚駭。挾藏宇宙，剖判玄光，真樂世間無賽。靈鷲峯前，寶珠拈出，明映五般光彩。照乾坤上下羣生，知者壽同山海。

却說三藏師徒四衆，別樵子，下了隱霧山，奔上大路，行經數日，忽見一座城池相近。三藏道：『悟空，你看那前面城池，可是天竺國麼？』行者搖手道：『不是！不是！如來處雖稱極樂，却沒有城池，乃是一座大山。山中有樓臺殿閣，喚做靈山大雷音寺。就到了天竺國，也不是如來住處。天竺國還不知離靈山有多少路哩。那城想是天竺之外郡。到前邊方知明白。』

不一時，至城外，三藏下馬，入到三層門裏，見那民事荒涼，街衢冷落；又到市口之間，見許多穿青衣者，左右擺列，有幾個冠帶者，立於房簷之下。他四衆順街行走，那些人更不遜避。著

八戒村愚，把長嘴掬一掬，叫道：『讓路讓路！』那些人猛抬頭，看見模樣，一個個骨軟筋麻，跌跌蹣蹣，都道：『妖精來了！妖精來了！』謊得那簷下冠帶者，戰兢兢，躬身問道：『那方來者？』三藏恐他們闖禍，一力當先，對衆道：『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拜天竺國大雷音寺佛祖求經者，路過寶方，一則不知地名，二則未落人家，纔進城，甚失迴避，望列公恕罪。』那官人却纔施禮道：『此處乃天竺外郡，地名鳳仙郡。連年乾旱，郡侯差我等在此出榜，招求法師祈雨救民也。』

行者聞言道：『你的榜文何在？』衆官道：『榜文在此，適間纔打掃廊簷，還未張掛。』行者道：『拿來我看看。』衆官即將榜文展開，掛在簷下。行者四衆上前同看，榜上寫着：——

『大天竺國鳳仙郡郡侯上官，爲榜聘明師，招求大法事。茲因郡土寬弘，軍民殷實，連年亢旱，累歲乾荒，民田蕪而軍地薄，河道淺而溝澮空。井中無水，泉底無津。富民聊以全生，窮軍難以活命。斗粟百金之價，束薪五兩之資。十歲女易米三升，五歲男隨人帶去。城中懼法，典衣當物以存身；鄉下欺公，打劫吃人而顧命。爲此

出給榜文，仰望十方賢哲，禱雨救民，恩當重報。願以千金奉謝，決不虛言。須至榜者。」

行者看罷，對衆官道：「那侯上官，何也？」衆官道：「上官乃是他姓。此我郡侯之姓也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此姓却少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不曾讀書。百家姓後有一句「上官歐陽。」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們，且休閑講。那個會求雨，與他求一場甘雨，以濟民瘼，此乃萬善之事，如不會，就行莫誤了走路。」行者道：「祈雨有甚難事！我老孫翻江攪海，換斗移星，踢天弄井，吐霧噴雲，擔山趕月，喚雨呼風，那一件兒不是幼年耍子的勾當？何爲稀罕！」

衆官聽說，着兩個急去郡中報道：「老爺萬千之喜至也！」那郡侯正焚香默祝，聽得報聲喜至，即問：「何喜？」那官道：「今日領榜，方至市口張掛，即有四個和尚，稱是東土大唐差往天竺國大雷音拜佛求經者，見榜即道能祈甘雨，特來報知。」

那郡侯即整衣步行，不用轎馬多人，竟至市口，以禮敦請。忽有人報道：「郡侯老爺來了。」衆人閃過。那郡侯一見唐僧，不怕他徒弟醜惡，當街心倒身下拜道：「下官乃鳳仙郡郡

侯上官氏，熏沐拜請老師祈雨救民。望師大捨慈悲，運神功，拔濟拔濟！三藏答禮道：『此間不是講話處。待貧僧到那寺觀，却好行事。』那侯道：『老師同到小衙，自有潔淨之處。』

師徒們遂牽馬挑擔，竟至府中，一一相見。那侯即命看茶擺齋。少頃，齋至。那八戒放量吞餐，如同餓虎。諛得那些捧盤的心驚胆戰，一往一來，添湯添飯，就如走馬燈兒一般，剛剛供上，直吃得飽滿方休。齋畢，唐僧謝了齋，却問：『那侯大人，貴處乾旱幾時了？』那侯道：——

『敝地大邦天竺國，鳳仙外郡吾司牧。一連三載遇乾荒，草子不生絕五穀。大小人家買賣難，十門九戶俱啼哭。三停餓死二停人，一停還似風中燭。下官出榜遍

求賢，辛遇真僧來我國。若施寸雨濟黎民，願奉千金酬厚德！』

行者聽說，滿面喜生，呵呵的笑道：『莫說！莫說！若說千金爲謝，半點甘雨全無。但論積功累德，老孫送你一場大雨。』那那侯原來十分清正賢良，愛民心重，即請行者上坐，低頭下拜。道：『老師果捨慈悲，下官必不敢悖德。』行者道：『且莫講話，請起。但煩你好生看着我師父，等老孫行事。』沙僧道：『哥哥，怎麼行事？』行者道：『你和八戒過來，就在他這堂下隨着我

做個羽翼，等老孫喚龍來行雨。」八戒、沙僧，謹依使令。三個人都在堂下，郡侯焚香禮拜。三藏坐着念經。

行者念動真言，誦動呪語，即時見正東上，一朵烏雲，漸漸落至堂前，乃是東海老龍王敖廣。那敖廣收了雲脚，化作人形，走向前，對行者躬身施禮道：「大聖喚小龍來，那方使用？」行者道：「請起。累你遠來，別無甚事；此間乃鳳仙郡，連年乾旱，問你如何不來下雨？」老龍道：「啟上大聖得知。我雖能行雨，乃上天遣用之輩。上天不差，豈敢擅自來此行雨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因路過此方，見久旱民苦，特着你來此施雨救濟，如何推託？」龍王道：「豈敢推託？但大聖念真言呼喚，不敢不來。一則未奉上天御旨，二則未曾帶得行雨神將，怎麼動得雨部？大聖既有拔濟之心，容小龍回海點兵，煩大聖到天宮奏准，請一道降雨的聖旨，請水官放出龍來，我却好照旨意數目下雨。」

行者見他說出理來，只得發放老龍回海。他即跳出罡斗，對唐僧備言龍王之事。唐僧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去爲之，切莫打誑語。」行者即吩咐八戒、沙僧：「保着師父，我上天宮去也。」

好大聖，說聲去，寂然不見。那郡侯胆戰心驚道：『孫老爺那裏去了？』八戒笑道：『駕雲上天去了。』郡侯十分恭敬，傳出飛報，教滿城大街小巷，不拘公卿士庶，軍民人等，家家供養龍王牌位，門設清水缸，缸插楊柳枝，侍奉香火，拜天不題。

却說行者一路筋斗雲，竟到西天門外，早見護國天王引天丁力士上前迎接道：『大聖，取經之事完乎？』行者道：『也差不遠矣。今行至天竺國界，有一外郡，名鳳仙郡。彼處三年不雨，民甚艱苦，老孫欲祈雨拯救。呼得龍王到彼，他言無旨，不敢私自爲之，特來朝見玉帝請旨。』天王道：『那壁廂敢是不該下雨哩。我向時聞得說那郡侯撒潑，冒犯天地，上帝見罪，立有米山，麵山，黃金大鎖；直等此三事倒斷，纔該下雨。』

行者不知此意是何，要見玉帝。天王不敢攔阻，讓他進去。竟至通明殿外，又見四大天師迎道：『大聖到此何幹？』行者道：『因保唐僧，路至天竺國界，鳳仙郡無雨，郡侯召師祈雨。老孫呼得龍王，意命降雨，他說未奉玉帝旨意，不敢擅行，特來求旨，以甦民困。』四大天師道：

『那方不該下雨。』行者笑道：『該與不該，煩爲引奏引奏，看老孫的人情何如。』葛仙翁道：『俗語云：「蒼蠅包網兒，好大面皮！」』許旌陽道：『不要亂談，且只帶他進去。』

丘洪濟，張道陵與葛許四真人引至靈霄殿下，啟奏道：『萬歲，有孫悟空路至天竺國鳳仙郡，欲與求雨，特來請旨。』玉帝道：『那旛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朕出師監觀萬天，浮遊三界，駕至他方，見那上官正不仁，將齋天素供，推倒喂狗，口出穢言，造有冒犯之罪，朕即立以三事，在於披香殿內。汝等引孫悟空去看。若三事倒斷，即降旨與他；如不倒斷，且休管閑事。』

四天師即引行者至披香殿內看時，見有一座米山，約有十丈高下；一座麵山，約有二十丈高下。米山邊有一隻拳大之雞，在那裏緊一嘴，慢一嘴，噉那米吃；麵山邊有一隻金毛哈巴狗兒，在那裏長一舌，短一舌，舐那麵吃。左邊懸一座鐵架子，架上掛一把金鎖，約有一尺三四寸長短，鎖挺有指頭粗細，下面有一盞明燈，燈籠兒燎着那鎖挺。行者不知其意，回頭問天師曰：『此何意也？』天師道：『那旛觸犯了上天，玉帝立此三事，直等雞噉了米盡，狗舐得麵盡，燈燄燈斷鎖挺，那方纔該下雨哩。』

行者聞言，大驚失色，再不敢啟奏，走出殿，滿面含羞。四大師笑道：『大聖不必煩惱，這事只宜作善可解。若有一念善慈，驚動上天，那米麵山即時就倒，鎖梃即時就斷。你去勸他歸善，福自來矣。』行者依言，不上靈霄辭玉帝，竟來下界覆凡夫。

須臾，到西天門，又見護國天王。天王道：『請旨如何？』行者將米山、麵山、金鎖之事，說了一遍，道：『果依你言，不肯傳旨。適聞天師送我，教勸那厮歸善，即福原也。』遂相別，降雲下界。那郡侯同三藏、八戒、沙僧、大小官員人等接着，都簇簇攢攢來問。行者將郡侯喝了一聲道：『只因你這厮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冒犯了天地，致令黎民有難，如今不肯降雨，』慌得郡侯跪伏在地道：『老師如何得知三年前事？』

行者道：『你把那齋天的素供怎麼推倒喂狗，可實實說來！』那郡侯不敢隱瞞，道：『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，獻供齋天，在於本衙之內，因妻不賢，惡言相關，一時怒發無知，推倒供桌，潑了素饌，果是喚狗來吃了。這兩年憶念在心，神思恍惚，無處可以解釋。不知上天見罪，遣害黎民。今遇老師降臨，萬望明示上界怎麼樣計較。』行者道：『那一日正是玉皇下界之日。』

見你將齋供喂狗，又口出穢言，玉帝即立三事記汝。」

八戒問道：『是甚三事？』行者道：『披香殿立一座米山，約有十丈高下；一座麵山，約有二十丈高下。米山邊有拳大的一隻小雞，在那裏緊一嘴慢一嘴的啄那米吃；麵山邊有一個金毛哈巴狗兒，在那裏長一舌短一舌的餓那麵吃。左邊又一座鐵架子，架上掛一把黃金大鎖，鎖挺兒有指頭粗細，下面有一盞明燈，燈籠兒燎着那鎖挺。直等那雞啄米盡，狗餓麵盡，燈燎斷鎖挺，他這裏方纔該下雨哩。』八戒笑道：『不打緊！不打緊！哥哥肯帶我去，變出法身來，一頓把他的米麵都吃了，鎖挺弄斷了，管取下雨。』行者道：『猢猻子莫胡說！此乃上天所設之計，你怎麼得見？』

三藏道：『似這等說，怎生是好？』行者道：『不難！不難！我臨行時，四天神曾對我言，但只作善可解。』那猴伏在地，哀告道：『但憑老師指教，下官一一皈依也。』行者道：『你若回心向善，趁早念佛看經，我還替你爲作；汝若仍前不改，我亦不能解釋，不久天即誅之，性命不能保矣。』那猴候磕頭禮拜，誓願皈依。當時召請本處僧道，啟建道場，各各寫發文書，申奏

三天。那侯領衆拈香瞻拜，答天謝地，引罪自責。三藏也與他念經。一壁廂又出飛報，教城裏城外大家小戶，不論男女人等，都要燒香念佛。自此時，一片善聲盈耳。

行者却纔歡喜，對八戒、沙僧道：『你兩個好生護持師父，等老孫再與他去來。』八戒道：『哥哥，又往那裏去？』行者道：『這那侯聽信老孫之言，果然受教，恭敬善慈，誠心念佛，我這再去奏玉帝，求些雨來。』沙僧道：『哥哥既要去，不必遲疑，且躡攔我們行路，必求雨一壇，庶成我們之正果也。』好大聖，一縱雲頭，直至天門外，又遇着護國天王。天王道：『你今又來做甚？』行者道：『那那侯已歸善矣。』天王亦喜。

正說處，早見直符使者，捧定了道家文書，僧家關牒，到天門外傳遞。那符使見了行者，施禮道：『此意乃大聖勸善之功。』行者道：『你將此文牒送去何處？』符使道：『直送至通明殿上，與天師傳遞到玉皇大天尊前。』行者道：『如此，你先行，我當隨後而去。』那符使入天門去了。護國天王道：『大聖，不消見玉帝了，你只往九天應元府下，借點雷神，竟自擊雷掣電，還他就下雨下也。』

真個行者依言，入天門裏，不上靈霄殿求詣旨意，轉雲步，竟往九天應元府，見那雷門使者，糾錄典者，廉訪典者，都來迎着，施禮道：『大聖何來？』行者道：『有事要見天尊。』三使者即爲傳奏。天尊隨下九鳳丹霞之辰，整衣出迎。相見禮畢，行者道：『有一事特來奉求。』天尊道：『何事？』行者道：『我因保唐僧至鳳仙郡，見那乾旱之甚，已許他求雨，特來告借貴部官將到彼聲雷。』天尊道：『我知那郡侯冒犯上天，立有三事，不知可該下雨哩。』

行者笑道：『我昨日已見玉帝請旨。玉帝着天師引我去披香殿看那三事，乃是米山，麵山，金鎖。只要三事倒斷，方該下雨。我愁難得倒斷，天師教我勸化郡侯等衆作善，以爲一人有善念，天必從之。』庶幾可以回天心，解災難也。今已善念頓生，善聲盈耳。適間直符使者已將改行從善的文牒奏上玉帝去了，老孫因特造尊府，告借雷部官將相助相助。』天尊道：『既如此，差鄧辛，張陶，帥領閃電娘子，即隨大聖下降鳳仙郡聲雷。』

那四將同大聖，不多時，至於鳳仙境界，即於半空中作起法來。只聽得叻囉叻的雷聲，又見那淅瀝瀝的閃電。真個是——

電掣紫金蛇，雷轟羣蟄。閃爍火光，霹靂崩山洞。列缺滿天明，震驚連地縱。紅
鎗一閃發萌芽，萬里江山都撼動。

那鳳仙郡，城裏城外，大小官員，軍民人等，整三年不曾聽見雷電；今日見有雷聲，燿閃一齊跪下，頭頂着香爐，有的手拈着柳枝，都念『南無阿彌陀佛！南無阿彌陀佛！』這一聲善念，果然驚動上天。正是那古詩云——

「人心生一念，天地悉皆知。善惡若無報，乾坤必有私。」

且不說孫大聖指揮雷將掣電轟雷於鳳仙郡，人人歸依。却說那上界直符使者，將僧道兩家的文牒，送至通明殿，四天神師奏靈霄殿。玉帝見了道：『那厮們既有善念，看三事如何。』

正說處，忽有披香殿看管的將官報道：『所立米麵山俱倒了。霎時間米麵皆無，鎖梃亦斷。』奏未畢，又有當駕大官引鳳仙郡土地城隍社令等神齊來拜奏道：『本郡郡主並滿城

大小黎庶之家，無一家一人不皈依善果，禮佛敬天。今啟垂慈，普降甘雨，救濟黎民。」

玉帝聞言大喜，即傳旨，着風部、雲部、雨部，各遵號令，去下方，按鳳仙郡界，即於今日今時，聲雷佈雲，降雨三尺零四十二點。時有四大天師領旨，傳與各部隨時下界，各逞神威，一齊振作。行者正與鄧辛、張陶，令閃電娘子在空中調弄，只見衆神都到，合會一天。那其間風雲際會，甘雨滂沱，好雨——

漠漠濃雲，濛濛黑霧。雷車轟轟，閃電灼灼。滾滾狂風，淙淙驟雨。所謂一念回天，萬民滿望。全虧大聖施元運，萬里江山處處陰。好雨傾河倒海，蔽野迷空。簷前垂瀑布，牕外響玲瓏。萬戶千門人念佛，六街三市水流洪。東西河道條條滿，南北溪灣處處通。稿苗得潤，枯木回生。田疇麻麥盛，村堡豈糧升。客旅喜通販賣，農夫愛爾耘耕。從今黍稷多條暢，自然稼穡得豐登。風調雨順民安樂，海晏河清享太平。

一日雨下足了三尺零四十二點，衆神祇漸漸收回。孫大聖厲聲高叫道：『那四部衆神，且暫停雲從，待老孫去叫郡侯拜謝列位。列位可撥開雲霧，各現真身，與這凡夫親眼看看，他

纔信心供奉也。」衆神聽說，只得都停在空中。這行者按落雲頭，竟至郡裏，早見三藏、八戒、沙僧，都來迎接。那郡侯一步一拜來謝。行者道：「且慢謝我。我已留住四部神祇，你可傳召多人同此拜謝，教他向後好來降雨。」

郡侯隨傳飛報，召衆同酬，都拈香朝拜。只見那四部神祇，開明雲霧，各現真身。四部者，乃雨部，雷部，雲部，風部。你看那——

龍王顯像，雷將舒身。雲童出現，風伯垂真。龍王顯像，銀鬚蒼貌世無雙。雷將舒身，鈎嘴威顏誠莫比。雲童出現，誰如玉面金冠。風伯垂真，曾似燥眉環眼。齊齊顯露青霄上，各各挨排現聖儀。鳳仙郡界人纔信，頂禮拈香惡性回。今日仰朝天上將，洗心向善盡皈依。

衆神祇寧待了一個時辰，人民拜之不已。孫行者又起在雲端，對衆作禮道：「有勞！有勞！請列位各歸本部。老孫還教郡界中人家，供養高真，遇時節醮謝。列位從此後，五日一風，十日一雨，還來拯救拯救。」衆神依言，各各轉部不題。

却說大聖墜落雲頭，與三藏道：『事畢民安，可收拾走路矣。』那郡侯聞言，急忙行禮道：『孫老爺說那裏話？今此一場，乃無量無邊之恩德。下官這裏差人辦備小宴，奉答厚恩，仍買治民間田地，與老爺起建寺院，立老爺生祠，勒碑刻名，四時享祀。雖刻骨鏤心，難報萬一，怎麼就說走路的話？』三藏道：『大人之言雖當，但我等乃西方掛搭行腳之僧，不敢久住。一二日間，定走無疑。』

那郡侯那裏肯放，連夜差多人治辦酒席，起蓋祠宇。次日，大開佳宴，請唐僧高坐；孫大聖與八戒、沙僧、列坐。郡侯同本郡大小官員部臣，把杯獻饌，細吹細打，款待了一日。這場果是欣然。有詩爲證——

田疇久旱逢甘雨，河道經商處處通。深感神僧來郡界，多蒙大聖上天宮。解除三事從前惡，一念歸依善果弘。此後願如堯舜世，五風十雨萬年豐。

一日筵，二日宴；今日酬，明日謝；
扳留將有半月，只等寺院生祠完備。一日，郡侯請四衆往

觀。唐僧驚訝道：『功程浩大，何成之如此速耶？』郡侯道：『下官催趲人工，晝夜不息，急急命完，特請列位老爺看看。』行者笑道：『果是賢才能幹的好賢侯也！』即時都到新寺。見那殿閣巍峨，山門壯麗，俱稱贊不已。行者請師父留一寺名。三藏道：『有留名當喚做「甘露普濟寺。」』郡侯稱道：『甚好甚好！』用金貼廣招僧衆，侍奉香火。殿左邊立起四衆牛祠，每年四時祭祀；又起蓋雷神、龍神等廟，以答神功。看畢，即命躡行。那一郡人民，知久留不住，各備盛儀，分文不受。因此，合郡官員人等，盛張鼓樂，大展旌幢，送有三十里遠近，猶不忍別，遂掩淚目送。這正是——

碩德神僧留普濟，齊天大聖廣施恩。

畢竟不知此去還有幾日方見如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